

# 杨立新,舞台40年如履薄冰

“四角儿的跟夫!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!”“一百二十吊!”裕泰大茶馆里响起悲怆的喊声。已然老态龙钟的掌柜王利发、铁汉常四爷、曾经的实业家秦仲义“秦二爷”,一起朝空中抛撒着“祭奠自己”的纸钱。

6月24日,话剧《茶馆》第694场落幕,台下掌声雷动。杨立新在台上舒了一口气,总算不负众望再一次守住了人艺的金字招牌《茶馆》——他既是台上秦二爷的扮演者,又是幕后复排执行导演。他心想,那些凌晨3点多钟就排队买票的观众总算没白来。

一个多月后,杨立新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。60年间,他有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演戏,用他自己的话说“一辈子干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——演员”。他是《茶馆》里的秦二爷、《龙须沟》里的程疯子、《天下第一楼》里的卢孟实、《雷雨》里的周朴园……也是《我爱我家》里的贾志国、《正阳门下》的杨书记等,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观众心中的经典。

或是一直活跃在舞台上,杨立新一点儿都不显老。“已经在办退休手续了。”说这话时,他显得很平静,“但有些戏没人接得住,还是得演。”



## 读一封信,讲一个故事

一只话筒,一个讲台,一封信,杨立新最新的角色是读信人。他上了一档“用书信打开历史”的综艺节目——《见字如面》第二季的舞台,没有扣人心弦的剧情,也没有道具和场景转换,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,静静地读一封信。

早在去年,《见字如面》第一季播出时,杨立新就开始关注这一节目。他记得一封信——黄永玉写给戏剧大师曹禺:“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,一个也不喜欢,你心不在戏里,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。你为势位所误!……”信写于1983年,对当时的曹禺如当头棒喝。

杨立新听时也是心里“一激灵”,“30多年前的信,放在今日一点儿都不过时,像是在对今人尤其是搞艺术的人敲警钟。”他觉得这个读信节目很新颖,能够从中获得很多养分,所以当节目组邀请他做第二季读信人时,他毫不犹豫应下。

杨立新在录制时一共读了7封信,节目组编播了4封。有夏衍写给《北京晚报》编辑部的信,指出该报之前关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来历的记载有一些讹传之处;有溥仪的皇妃文绣的哥哥文琦写的一封信,指责妹妹与溥仪离婚;还有朱元璋的圣旨等,每一封信背后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。

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封绝笔家书。1938年3月11日,山东滕县保卫战前夕,时任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上校参谋长的邹绍孟彻夜难眠,趁第二天军邮回徐州的当口,他提笔写下一封家书,信笺的头顶端是“宁儿如晤”四个字。接着,正文从做人,讲到爱家、爱国,时而娓娓而谈,时而厉声呵斥。

“一封家书饱含着对儿子和家乡的思念,也有对儿子恨铁不成钢的怨怒,他在信里指

责儿子‘名列丙等’。他还告诉家人,军人的天职就是视死如归。”杨立新说,如果不读,可能就不会知晓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军人父亲。

“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优秀人物,对民族文化进程发挥着重大作用,读一读他们的信,既可以了解历史细节,也对当下生活有指导作用。”

杨立新自己也正在做一个读家书的电台节目,读林则徐、曾国藩、梁启超等历史名人的教子家书。最新一期读的是梁启超在1928年写给梁思成的信,当时梁思成在美国宾大建筑学系学习,终日课业繁忙。梁启超写道:关于思成学业,我有点意见,思成所学太专门了,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,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,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,如音乐、文学、美术等……“从这些家书,可以学到很多教育以及和子女相处之道。这些信保存下

有时还用信沟通。有一次,在儿子出演一部电视剧前,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,告诫他“认真对待每一个获得的角色,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,做一个认真而负责任的艺术工作者”。

## 从小龙套到台柱子

“不是那逢年过节就想吃一顿的烤鸭,也不是出门应酬总要请人吃的牛扒,可往往当我最饿最饿的时候,我只想他吃他那碗炸酱面……”今年父亲节那天,杨立新收到了杨功写给他的一封信,既感动又欣慰。对于儿子称他是“炸酱面”,他很认同,“实惠,果腹,不虚头巴脑。”其实“炸酱面”还有另一层含义。

在人艺剧院,表演分三个等级:煎带鱼、酱肘子、炸酱面。食堂大师傅逢戏必看,他要觉着谁的戏有味儿,食堂吃饭赠煎带鱼一盘;他要觉得谁的戏

干炸,冬天锅挑儿,夏天过水,一碗炸酱面亲自端到谁面前。

每一个人艺的学员,都是从跑龙套干起。杨立新第一次登上舞台是1977年初,人艺排话剧《万水千山》——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话剧,年轻演员演红军战士,扛着红旗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,来来回回跑上好几趟。他比较幸运,演一个国民党在地方的联络员,和演国民党一师师的朱旭老师有段对手戏,“虽然只有两分钟,却觉得很自豪,而且也有了自信。”

“北京人艺有句话: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灾难。你没那能耐,站在台上会哆嗦,私心杂念太多,肩膀扛不起这大梁。”杨立新说,在他的记忆中就经历过一次“小灾难”。

1980年,人艺复排曹禺的经典剧目《日出》,老导演刁光覃有意用这个戏锻炼剧院的中青年演员队伍,安排老演员严

敏求演陈白露,杨立新演方达生。严敏求年长杨立新20岁,两人却要演一对儿恋人,再加上对戏中股票、银行等都不是

懂,杨立新“完全失控了,找不到办法,慌了”。幸运的是,人艺和人艺人“救”了他。他继续跑龙套,看别人分析剧本、排练,听别人谈角色,到排练场看人家怎么试戏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看黄宗洛老师演《龙须沟》里一个卖酸梨的角色,他在排练厅门口弄堆泥,要进排练厅排戏了,先在泥上踩踩,带着人物的感觉走进排练场。

杨立新真正的艺术开端是1985年,在《小井胡同》中演小力笨——一个店铺里打下手的小伙计。《小井胡同》排完,他问编剧李龙云,觉得自己演得怎样?李龙云答:“是我脑子里的那个人。”他信心大增。

3年后,人艺开排《天下第一楼》。何冀平拿出剧本给大家读后,杨立新一点没客气:“这大少爷就是给我写的”,于是给导演夏淳写了个申请:我在宣南长大,从小是京评梆熏出来的。但院里从稳妥考虑,给他安排了B角。结果他一上场两句“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,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”,就得了个碰头彩。

杨立新说自己就这样一步步被“推到”了舞台的中央。“为什么是推?随着创业那辈老艺术家90年代开始集体退出人艺舞台,我们这代人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一个特别难的事——必须得顶上去。”1999年复排《茶馆》,老观众一片“别排了,给我们留个好印象”之声,包括后来的《天下第一楼》《雷雨》,每个都面临这问题,不过杨立新这一代人艺演员,依靠扎实的演出,赢得了观众的叫好,“他们看着看着就接受了”。

此后,《哗变》《北京大爷》《鸟人》,杨立新真正成了人艺舞台中央的人。等到话剧演员纷纷“下海”演影视剧时,杨立新也偶尔凑个热闹,演演电视剧和电影,像是《我爱我家》《正阳门外》等,很多人都是因为贾志国而记住他。(来源:环球人物网)



来,也成了家族生活的见证。”杨立新说。

在这个书信几乎消逝的时代,他和儿子杨功(音同“乐”)

有嚼头,一整个酱肘子,连皮带肉,白送;他要觉得谁的戏像菜码在饭下头,非得翻来覆去琢磨,他会亲自下厨,小灶,小碗

敏求演陈白露,杨立新演方达生。严敏求年长杨立新20岁,两人却要演一对儿恋人,再加上对戏中股票、银行等都不是